



折震曰景帝
十三王維河
間故發其李
其正雖當時
一夫亦亦鮮
及之餘率驕
然自滅大率
漢之封建非
特城邑過制
亦失雖有周
親不如仁人
之意故遠足
以社之耳
茅坤曰五宗
世家並罪狀
不足觀覽
經後而河間
獻王頗好六
藝太史公不
能傳其遺事
可惜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親栗姬子

曰榮德闕子索隱曰闕音邊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

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索隱曰姁音况

名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索隱曰漢書

謚法曰聰明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

二十六年卒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

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

聽樂因以終索隱曰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

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

史記五十九

王莽曰崇最
長而傳居
一王後以世
從太子廢後
乃為王耳

王維楨曰臨
江罪宜貸值
鄧都刻深帝
諷死梁孝
王不死以漢
經術大臣
也
朱昱曰景帝
殺方術士
萬家上王
狗丁如家
數上樓

臨江哀王閔子。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為臨

江王。四年。坐侵廟墻垣為官。索隱曰。顧野王云。牆外行馬內田。音人。塚反。墻垣。牆外之短垣也。

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索隱曰。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工氏之子。曰。修。

好遠遊。故祀為祖神。又聘禮云。出祖釋較。祭脯酒而已。按今祭禮。以較壞土為壇。於道則用。瓦瓶或用狗。以其瓶血。豐左輪。

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

詣中尉府簿。中尉郵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

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

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室死。困狗馬。季年好音。不喜

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初好音。輿馬。晚節嗇。性

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汝南王。索隱曰。謚法。好

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

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

光五年。匈奴大人。入漢為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

治宮觀。招四方豪桀。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

自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

發為所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

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夜使人迎與奸服。

穿中史書如
以非志惟也
以言為狀
也
憐之人不知
也

舍中。索隱曰淖姓也齊有淖齒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

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

與其姊弟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

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為膠

西王。索隱曰按廣周書謚法云能優其德曰于端為人賊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之

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為郎為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

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

而端所為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大半端心愠遂為無警省

蘇林曰為無所警錄無所省錄正義曰顏師占云警財也省視也言不能視錄資財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索隱曰謂不置

宿衛封其宮門從一門出遊數變姓名為布衣之他郡國相二

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

以設詐究變。索隱曰郭璞云究謂窮盡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

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

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右三國本主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

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為人巧佞卑

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

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

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索隱曰謂彭祖自為二千石掃除其舍以迎之也

茅坤曰今諸王封及粵家往往有之

多設疑事以作勅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汧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七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推會草昭曰平會賈也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索隱曰推音角獨言推謂酷推也會音音古外反謂為賈人專權賈賈之賈檜以取利若今市之知人多於國經租稅索隱曰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為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禳祥索隱曰按坤蒼云禳祿人禳謂楚信鬼神越信禳祥者也好為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徵索隱曰徵工弔反是郊外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妹姦與其客江充有郤

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

崩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

曰凡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

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二

年卒索隱曰漢書建元三年濟川中山王等來朝聞樂而泣天

理文天子問其故對以大臣內讒肺腑日疎其言甚雄壯詞切而親親之好焉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為中山王索隱曰

修謚康王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

辟不願進索隱曰姚氏按釋名云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

按漢書中山靖王問衆對甚可誦

令女史見之說文云姪女汗也漢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

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

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

濕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

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

子鮒鮒立鮒音拘為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

立為王索隱曰漢書齊有辛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

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

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索隱曰子共闢坐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

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戰守備候淮南之起

應劭曰樓車所以窺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

寄於上最親武帝母妹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

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

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

慶於故衡山地為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為哀王子

慶為王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六安王慶以元狩二

年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

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稅。索隱曰。鄒氏音之悅。反。許慎說解字林云。他活。反。稅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修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妬媚不常侍病。索隱曰。郭璞註三蒼云。媚。輒歸舍。大夫妬也。又云。妬。女為媚。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稅為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稅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稅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服舍也。

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索隱曰。案

是張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

捕勃太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

修及王勃。上以修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

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

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夭。后妾

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

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正義曰。泗水。海州。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思王商。以

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

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陳仁子曰景帝之待五王奪之惟首乃全之也于是可見漢初之无制矣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也得自除內史以下

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

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

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索隱述贊曰景十三子五宗親睦栗姬既廢臨沂折軸閣于早薨河間儒服餘好宮苑端事馳逐江都有才出山從福長沙地小膠東造鐵仁賢者代恃亂者族兒姁四王分封為六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終

史記五十九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

楊慎曰按三王世家具載疏奏制冊文辭可觀又見漢廷奏復頒下施行之式。按此即今題覆之例意古未有故太史公錄之以存一體不厭其繁也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

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

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

郎負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

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

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索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唯陛下

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

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

董份曰三王之封詔制奏請皆爾雅深婉上下皆得體矣故大史公特稱其文詞闡然不虛

寺坤曰按此
即今封官會
議之制

臣光守尚書令丞非索隱曰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闕其下
名耳丞非者或尚書左右丞非其名也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索隱曰在御史大夫臣湯索隱曰太
張湯常臣充索隱曰趙充大行令臣息索隱曰李息太子少傅臣安索隱曰任安也行
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侍
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
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
負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郵
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
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惟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
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正義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
公孫賀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

按興始議
封諸侯王

按列侯臣
安齊以下
增入

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
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懂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
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徐廣曰一作關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
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
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
也索隱曰傳曰天生蒸民立君以司牧之是言生
人為立君長司牧之耳非天為君而生人也朕之不德海
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徐廣曰一作敦
一作勸
索隱曰皇子未習教義彊使為諸
侯王君以連城之人大臣何有所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
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
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
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

牙坤曰前既
在三月乙亥
下尚書亦存
臣下兩款
天子再
之並書曰
月丙子則日

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
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
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
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
之後于鄴索隱曰蕭何褒厲群臣平津侯等索隱曰公昭六親
之序明天地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
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索隱曰謂諸侯
而令又家皇子為列侯是尊卑相踰越矣按諸侯王稱列位
國列侯稱家故曰家皇子為列侯即上所謂列侯之家也列位
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闕臣且臣胥為諸侯王三
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
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牲用
白牡魯公用駢剛何休曰

當時君臣之
間批卷甚速
不以近代累
旬而後振也

按吳又指
入臣慶
茅坤曰復甲
叔建議與制
所云亦即今
換奏休

白牡駢剛之牲駢亦脊周牲也羣公不毛何休曰不毛不純色也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
景行嚮之揚慎曰高山仰之景行嚮之引詩文小異朕甚慕焉
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
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
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
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
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
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
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
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
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按言康叔伯禽幼
未成人見三王當

封言康叔伯禽後有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

勳伐見封之當宜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

世友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索隱曰謂皇子

或在繡練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

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

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

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開禁

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

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

支子封至諸侯王索隱曰謂立膠東王子慶為六安王而家皇

子為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

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等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

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

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

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

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等為諸侯王

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詩

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

成等二十七人議徐廣曰蕭何之玄孫鄭皆曰以為尊卑失序

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

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索隱

地為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

按以增入
臣壽成二
十七人

茅坤曰讀必
篇大以古諸
臣所為諸諸
式例如圖
董份曰可與
周書諸命同
為古雅
陳仁子曰書
你品命所以
可傳方世者
雜以其詞亦
以其人武帝
于北五斤王
燕王廣陵王
三十同口受
村今論其等
舍詞語中以

風土之宜教
以輔佐之入
語言溫厚直
有成周訓誥
風度史謂
魏令文章繁
然可現者必
其尤也惜三
子或天或自
發竟无伯禽
康叔之業三
復策書吾重
為三子俾

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
言。下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
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闕為齊王。旦為燕
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一云元狩。四月戊寅。
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
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
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闕。索隱曰。按武帝策。此三王皆自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可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索隱曰。謂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也。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懋不臧。乃凶于而國。寧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

可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八年無後絕。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為燕王。曰。於
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
為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索隱曰。葷。匈奴奴傳其國貴壯。老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
餘。侵犯盜寇。加以姦巧。邊萌。索隱曰。萌。一作畔。幸昭云。畔也。三蒼云。邊人云。畔也。於戲
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
師。索隱曰。漢書君作師。期作旗。如淳王即昆邪王。偃旗鼓降。降師時也。三十二軍非軍將。蓋成狄酋帥。有三十二君來降也。葷
粥徙域。張晏曰。匈奴徙東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俾德。索隱曰。肥。敗也。漢書
作。菲薄也。正義。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艾民。
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三十一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徐廣曰一作壇駟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毋佚。顏師古曰侗音通輕脫之貌毋適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壇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父。臨廣同姓於

茅坤曰類人厥休

天下也是以形執疆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者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

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歸有光曰三王世家本不闕讀此贊

文可見太史公亦不及見三王後事褚先生淺陋遂謂求其世家不可得也序亦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可知獨載其文辭也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

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

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

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為王封一子於

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

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為漢藩輔保國治民

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

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閔。閔且立為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曰：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

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為齊王太后。子閔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為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于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謂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惟命不可為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

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天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矣。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誠燕王以無作怨。無佞德。誠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遊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誠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

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

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

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

子。一子為朝陽侯。正義曰。枯地志云。朝陽。一子為平曲侯。正義

曰。地理志云。在一瀛州。文安縣北。一子為南利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利。景愛

少子弘立。以為高密王。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

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

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

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

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

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

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境墮北迫匈奴其人民
勇而少慮故誠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
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
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已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
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儻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
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
在於側也會武帝年長老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且使
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
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
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且果作
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叛逆出

董份曰按宗
正主屬籍故
办正王以宗
系之事御史
王執法故按
訊王孫兵之
罪滿意通儒
析故曉發以
理使王自知
其罪

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
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
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索隱曰公戶到
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
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付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
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緘介小罪過即
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
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
索隱曰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
也雅正也索隱曰內云有異姓大
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夫以正骨肉蓋錯也內
合言同姓宗正是也外合言異姓太中大夫是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

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於是燕王且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且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且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且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且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且妻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滌中。」徐廣曰：滌者，浙米汁也。音先糾反。○索隱曰：白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陵反。漸，漬也。滌，如禮滌。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直帝幼立，推恩宣

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且兩子。一子為安定侯。

正義曰：漢

表在鉅鹿郡。立燕故太子建為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

正義曰：括地志云：廣

陽故城今在幽州良鄉縣東北。○按此與漢書大異。

黃震曰：太史公備述群臣奏辭，皇帝恭讓，始終皆復之辭。以及三王封策之辭，慷慨可觀也。而不載其行事，諸先生條釋其後，謂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早夭，謂廣陵王果作威福，謂反自殺，謂燕王謀為叛逆，亦自殺，皆如其策指云。愚按齊王策曰：父執其中，天祿永終，未終者竟成，舜之反，辭云四海困窮，則天絕其祿，不執中者，也。今乃用為期望之辭，屬之執中，之下誤矣。豈亦王早夭國絕之先兆耶。

唐虞之口太史公創史記列傳蓋以載一人之事而為本不周道後兩漢書三國晉唐諸史則第相相襲而已
伯夷曰伯夷首列傳以為善而元報也王恭曰太史公伯夷傳屈原傳時出說論其亦自發其感憤之意大韓退之何若傳亦倣此意
陳沂曰傳伯夷先言由光守因其有避讓之說也明其不足信也王慎中曰當堯之持環康衛而處者皆

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一

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一
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
按唐崇老教謬取老子居列傳首而與伯夷合為一卷甚為無謂夫奔義激世莫先伯夷而老莊法意流為申韓太史公叙述自有深意豈宜妄為軒輊今以伯夷傳居首為一卷次以管晏為一卷次以老莊申韓為一卷以復太史公之舊云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

也索隱曰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五篇為詩今亡五篇又書韓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二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百篇之內見亡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亡者也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

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

可以為樂許而民不見稱
二子者以不
屈為高而來
竟之見求反
以辭而逃之
見名為高而
傳于後不異
哉讀史者方
且決其事之
有元以闢傳
者之妄于以
為正史如好
事所談以為
實用尤不得
以以為高耳
按堯讓許
由蓋在周
下為不足
道耳太史
公言有許
由家乃明
其有是
人而又口
文辭不少
舉則元
堯許之事

許由正義曰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
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
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先耳巢
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
其名譽汗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歿葬此山亦名許由山
在洛州陽 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
以稱焉 索隱曰說者謂諸子雜記也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卞
隨務光等放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王
篇○又曰卞隨自投於桐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 索隱曰蓋傷憚
水務光負石自投於盧水 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按 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
先序登箕山見有其人也 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
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索隱曰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
公疑說者之言或非實也○唐順之曰言何以如此哉是太史
何以稱則疑於有言不少概見則疑於無孔子曰伯夷叔齊不
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

二隱然言
外矣
羅大經曰太
史公伯夷傳
文章絕唱也
以求仁得仁
又何怨之語
設問謂夫子
稱其下德而
采薇之詩猶
若未免怨何
也蓋天道无
親惟与善人
而遠規古今
操行不執者
多富樂公正
發憤者毋遺
村是以不免
于怨也雖然
富貴何足求
節操為可尚
其重在與其
輕在彼况君
子病沒世而
名不稱伯夷
顏子得夫子
而名益彰則
所得亦已多

可異焉 索隱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逸詩
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 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
君之二子也 索隱曰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
父名初字于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解者云夷
齊謚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是
也應劭云蓋伯夷 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
之國君姓墨胎氏 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
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
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
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
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
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
之北河曲之中○索隱曰薇蕨也

夫又何怨之
有唐順之曰叩
馬之諫不經
見而詳于太
史氏夫子止
稱伯夷求仁
得仁而孟軻
氏以爲夷與
太公同避紂
歸周而倡大
下以從周然
則助成周之
王業者夷與
太公也太公
鷹揚而夷諫
何坎夫既已
遠避之而又
諫伐之者斯
已助成其王
業而又復諫
止之皆疑于
不賴崇恩之
而得其諫矣
夷之歸周歸
文王也現夫
子稱文王至
德而木必善

武則微意
可知矣夷之
歸周不嫌于
同其父而不
同其子其行
太公亦不嫌
于始同而終
異也迂之說
其亦未可以
爲証哉
韓愈曰當殷
之亡周之興
微子負也抱
祭器而去之
武王周公全
也從天下之
資士與天下
之諸侯而往
攻之未嘗聞
有非之者也
彼伯夷叔齊
者乃獨以爲
不可殺既滅
矣天下宗周
彼二子乃獨
耻食其粟餓
死而不顧由
是而言夫豈

爾雅云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
暴考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方我安適歸矣于嗟徂方
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是觀之然邪非邪正義曰曹大
家注幽通賦
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
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止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
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又下詩
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
也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
仁紫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
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
日殺不辜正義曰按賊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
惠弟爲天下大盜故世故古號之盜賊肝人之肉
索隱曰莊子云跖方休卒暴戾恣睢索隱曰恣睢謂恣行爲睢
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餽之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
貌也

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
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索隱曰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
裏足高山之頂竄跡存淵之濱
是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
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索隱曰天道玄遠聰聽
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
行事所以行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皆
猶昧之也。正義曰不改約言是非故云儻也子曰道不同不
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董份曰妙處在雜引經傳較若出諸故
已而縱橫變化莫測其端此特壞說
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
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可見索隱曰老子曰國
家昏亂有忠臣是
舉代混濁則士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曰謂伯夷
讓德之重若彼
清操者乃彰見正義曰重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正義曰重
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
索隱曰自此已下雖論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顏回附驥尾而行
著蓋亦欲微見已之著撰不已是亦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引

有求而為哉
信道篤而自
知明也
王百曰論語
云伯夷叔齊
餓于首陽之
下未嘗言其
以餓而死也
史迂何自而
知之餓者豈
必皆至于死
李夢陽曰顏
天壽壽以亦
吉耳彼信能
與世推移取
富厚是實多
金玉貨財亦
知其後之不
喪也
王應麟曰
子云天道其
大矣可以
人之故
鏡淵如曰
何為而天
何為而守
持一八知
破六八知

賈子貪夫狗財烈士狗名是也又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
龍風從虎者言物各從類以相求太史公言已亦是操行廉直
而不用於代卒陷非罪與賈子曰索隱曰賈誼也貪夫狗財云
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索隱曰言貪權勢以矜夸
物曰狗烈士狗名考者死權者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衆庶馮
生索隱曰馮者恃也音凭言衆庶之情蓋馮恃矜同明相照同
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觀等相感者欲見述作
之意孔子歿後五百歲而已當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
之故作史記使萬物見觀之也索隱曰蒼蠅附驥因而致千
彭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曰蒼蠅附驥因而致千
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埋滅而不稱悲夫正我曰趨向
問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順
之曰此傳如蛟龍不可捕捉。董份曰此傳本意言伯夷叔齊
不能無怨唯得孔子之言故其名顯由光義至高而文詞不少
十不見故後世無聞是以砥行立名者必附青雲之士
十不如則首尾不相員而引由光事無味矣

天也
安舟船總
錄二言雲
之二謂茶
高立言
也者孔子
足也附書
雲則伯夷
顏淵是也
後世謂登
仕臨為晉
雲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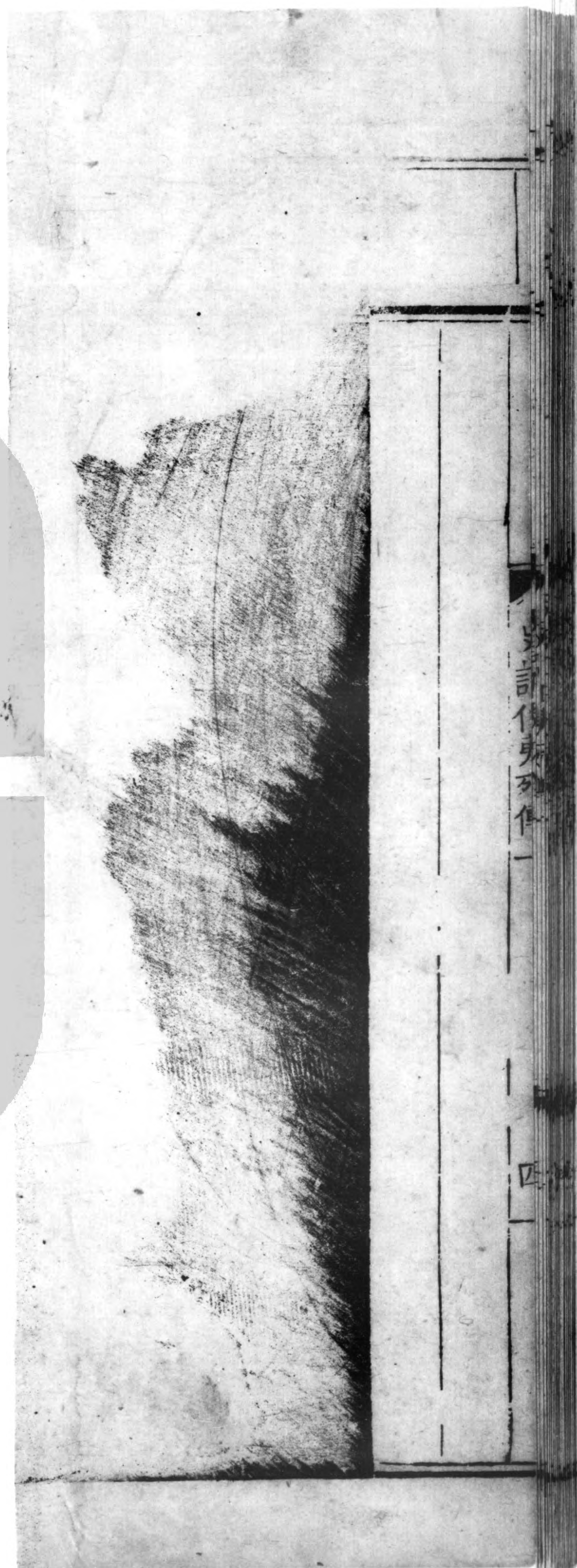
索隱述贊曰天道半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盜且聚群吉凶
倚伏報施糾紛子罕曰命得自前問嗟彼素士不附青雲
蘓子由古史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
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何哉夫文武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文
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不可後
也然湯以克夏為慙而孔子謂武末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
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弑春秋雖書曰宋人弑其君柎曰然皆
詩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靈
公為之會諸侯于扈以下討賊不叙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
廢也

黃震曰太史公疑許由非夫子所稱不述而首述伯夷
且悲其餓死為舉顏子盜蹠反覆嗟嘆卒歸之各從其
志幸伯夷得夫子而名益彰其旨遠其文逸意在言外
諱味無窮然豈知其心之無怨耶又曰太史公載伯夷
采薇之歌為之反覆嗟傷遺音餘韻把酒莫盡君子謂
此太史公托以自傷其不遇故其情到而詞切然非伯
夷怨是用希之心也故
後世高其文而非其旨

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一終

西



西

西

